

“985工程”（二期）“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宗教文化大系

赖永海 主编

宗教与文学

周 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985工程”（二期）“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赖永海 主编



周 群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文学/周群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12
(宗教文化大系/赖永海主编)
ISBN 978-7-5447-0840-1

I. 宗… II. 周… III. 宗教文学—文学研究 IV. I0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2629号

书 名 宗教与文学

著 者 周 群

责任编辑 孙 峰

特约编辑 王恺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840-1

定 价 27.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宗教文化大系”编委会

主 编:赖永海

副主编:徐小跃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月清 圣 凯 孙亦平 李承贵 陈谦平 张宏生
吴为山 杨维中 府建明 洪修平 徐 新 徐小跃
赖永海

“宗教文化大系”总序

“985 工程”是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二期工程在全国若干所重点大学创建了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创新基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重大课题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这次在南京大学建立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为依托,整合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等相关院、系的有关研究力量组建起来的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基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历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各种宗教与文化的普遍联系与深刻互动、各种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宗教文化大系”是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集成。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试图从理论层面较深入揭示宗教与其它意识形态内在关系的“宗教文化专论”一辑五册:《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文学》；又有着力于对世界五大宗教与五大文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进行相对宏观探讨的“宗教文化概论”一辑五册：《佛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印度教与印度文化》、《犹太教与犹太文化》。

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是创新基地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宗教文化大系”所推出的“东方宗教与哲学”的五部专著，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古代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它们分别是：《儒释道三教关系》、《东亚道家与道教》、《印度宗教哲学》、《批判佛教的批判》。

利用南京大学宗教研究力量的资源优势，研究中心组织了早已把研究触角伸及宗教领域的八位南京大学教授，就他们各自学科、专业中的宗教问题，进行发掘性的专题性研究，作为成果，则是八部颇具特色和深度的研究专著：《宗教生命文化的哲学内蕴》、《佛教本土化研究》、《基督教哲学的源与流》、《圣经与西方审美文化研究》、《犹太教教义研究》、《什么是理性的宗教》、《宗教与逻辑》、《逻辑与宗教社会学》、《佛教逻辑发展史》。

对于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南京大学哲学系有几十年的研究传统，在海内外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次研究中心借助于创新基地这一平台，组织了一批专门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人学向度》、《中国无神论史与论》、《中国无神论与政治》、《中国无神论与自然科学》、《中国无神论与西方无神论比较研究》、《中国无神论与儒家》、《中国无神论与道家》、《中国无神论与佛学》等七部专著，将该领域的研究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佛学研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队伍最整齐、研究力量最雄厚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向之一，十几年来该学科招收并培养了近百名以佛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推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佛学专著。“985 工程”

(二期)在全国各高校所设立的有关宗教研究创新基地中,与其它几个基地或侧重于基督教研究、或侧重于道教研究不尽相同,“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则是一个以研究佛教文化为主的创新基地。“985 工程”(二期)启动后,从课题设计到投入力度,研究中心都把佛教及佛教文化的研究作为创新基地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心组织了国内十多个高等院校及研究所的二十多名相关学者,经过五年多的集体攻关,终于完成了国内外第一部起自两汉之际,迄于民国时期,总 15 册,共 650 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

“创新基地”贵在“创新”,这也是我们在落实“985 工程”各项工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但是正如宗教的产生就其终极原因说,乃是人的愿望与能力矛盾的产物一样,对于宗教的研究,人们也经常会遇到能力与愿望的差距问题,虽然研究中心所组织的以上六套系列专著,都力图在某些领域、某些问题上有所“创新”,但由于撰著者的学力所限,加之时间较紧,能否完全如愿,尚有待于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真诚期待着学界同仁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关注、批评和指正,以便于在今后的科研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升这些成果的品质;同时,也热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列,为把宗教文化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而共同努力。

赖永海

2008 年 11 月 6 日

导言

宗教与文学都具有潜移默性,感发人心之效。《约翰福音》序曲有言:“太初有言辞,斯言与神俱。”这是说,文学自其产生起,就包蕴着宗教的内涵,同时,宗教经典也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如抒情诗歌《雅歌》也见列于《新约》之中,乃至朱维之先生在谈到西方文学时说:“伟大的文艺作品是基督教所结的果子,永久的果子。在纪元前一千多年中所结的果子就是《旧约》这部灿烂的文学杰作集;初期基督教的果子就是一部《新约》”^①。

佛教同样如此,无论是释迦传教之偈颂,还是《百喻》、《法华》、《维摩》、《楞严》等经典,都藻思繁富,摘文振彩;回视中土,宗教与文学亦相伴而生,如中国古代的歌舞戏曲的产生与巫风盛炽关系密切,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较早的一部分作品颂诗,就主要履行着宗教的使命,诚如《诗大序》所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樵亦云:“陈《周》、

^①《基督教与文学·导言》,第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①可见文学与宗教在其产生之初就几乎混沌难别了。

既然宗教与文学在其产生时起即存在着一体共生、托体同根的关系,宗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题材并为文学增添了别样的审美风格,而文学又以审美的形态为宗教的弘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宗教以及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无疑是有益的。

本书力图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道教等世界主要宗教为考察对象,结合宗教与文学的具体演进过程,综合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与异同。同时,还应该看到,目前对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多限于诸种宗教各各与文学,乃至具体文学样式的关系,而鲜有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综汇分析,原因即在于宗教与文学之畛域几乎广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廊庑十分宏阔,欲以有限篇章表其鸿闳无垠之境,委实勉为其难。然佛家有言“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本书试图在对世界主要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一般分析之外,再选择宗教与文学之间互动最幽微处作重点分析。虽然我们从西方葡萄神祭礼中可见希腊悲剧产生的端倪,从《可兰经》诵读节律之中体味到诗性的魅力,但宗教与文学之间最玄妙精微的意味则需要从佛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之中体悟。佛祖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迦叶微笑以应,其中无穷妙谛,开启了“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法门,更成为后世禅宗精神的生动体现,同时,这也给中国古代骚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想象空间,不落言筌,体悟言辞之外的意境则成了诗禅的共有命题,诚如清人王渔洋所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虽然对诗道与佛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毋庸置疑的是,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古代诗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境

①【宋】郑樵撰 王树民点校《通志·乐略第一·乐府总序》,第8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界,受佛禅浸润的花光水色,朗月清辉往往多了一分恬淡静谧、空灵悠远的意境,中国古典诗歌苑囿中又多了一枝风格迥异的花朵,因此,本书的下篇则专论佛教与中国古典诗歌,寻觅中国古代诗苑中的禅光佛影,机趣与神韵。

目 录

1	“宗教文化大系”总序
1	导言
1	上篇 概论 宗教与文学
3	第一章 托体同根的宗教与文学
3	第一节 宗教与文学的共通性
12	第二节 宗教经典与文学经典
19	第三节 宗教与文学的互动
27	第四节 宗教与文学的异致
35	第二章 宗教与诗歌
35	第一节 道教与诗歌
71	第二节 基督教、伊斯兰教与诗歌
89	第三章 宗教与小说
89	第一节 佛教与小说
115	第二节 道教与小说
140	第三节 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小说
147	第四章 宗教与戏剧
148	第一节 佛教与戏剧
166	第二节 道教与戏剧
175	第三节 基督教、伊斯兰教与戏剧

185	下篇 专论 佛教与诗歌
187	第一章 偈颂与诗歌
204	第二章 僧诗与佛理
225	第三章 诗、僧异趣
234	第四章 佛教与文人诗
247	第五章 佛禅与诗论
280	后 记

上篇 概论 宗教与文学

第一章

托体同根的宗教与文学

在人类创造的诸种文化形态中,宗教和文学是最易于对大众心灵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两种形式。在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宗教与文学。氏族或部落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口头传说和神话,是史前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虽然宗教与文学产生的孰先孰后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宗教与文学明显具有很多客观存在的“天然”联系:它们都以人的主体性为本原,都以人的情感体验为特征,都以想象作为联系此岸与彼岸、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文学为宗教的弘传发挥了巨大作用,宗教不但对作家的精神取向、审美趣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诚如黑格尔所说:“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①鲁迅也说过:“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②可见,宗教与文学自其产生起便存在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宗教与文学的共通性

宗教与文学具有内在联系的表现之一是宗教与文学都是渗透于社会

①【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册,第3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各个层面的文化元素。对于宗教的文化渗透性,海伦·加德纳曾以基督教为例有这样的论述:

在讨论宗教观念时,即使特别注意避免使用基督教的术语,不让所用语言染上基督教的色彩,也很难摆脱基督教的思维方式。理性主义者在这方面也并不比基督教徒好多少,因为他也同样继承了漫长的基督教时代的遗产,他的宗教观必然会受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影响。罪和忏悔这样一些术语较之污染和净化来,在我们看来还更自然一些。^①

伊斯兰教的渗透性则更加明显,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它不但规范着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还主导着穆斯林的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与所传衍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地区的文学艺术是相融相摄的关系。由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中占据十分独特的地位,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事业,就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经过四大哈里发的努力,而最终实现的。阿拉伯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宗教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自然不可能超然其外。因此,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学中起着主导的作用,阿拉伯文学是以服务于伊斯兰教为特征的。同样,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也具有强烈的渗透性,从中国古代的“不学诗,无以言”,到西方《圣经》中的雅歌等文学作品,都可见文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宗教与文学的渗透性使得两者之间的交互融合成为必然。而渗透的基础是两者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宗教与文学本质上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

①【英】海伦·加德纳著:《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悲剧》第二讲《古代悲剧》,江先春 沈弘译,第52—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神憩息的家园。一般认为宗教是洪荒时代人类受自然力的威迫而形成的,宗教的产生源于自然外力对于人类的压力,人类以自我异化的形式,消解了自然力对人类的压力。因此,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①虽然宗教将神置于人的对立面,将人匍匐于神的权威之下,但是,神其实是人类受自然力的限制而创造的异化的偶像。人们需要精神的慰藉以寻求自我解脱,宗教其实是人在现实的威逼之下实现人自身的价值的一种途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救赎”心理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宗教产生于人的恐惧感与依赖感,休谟、费尔巴哈、罗素、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卡西尔等人屡有论述。而近代学人唐君毅先生则说:“人之能肯定神之存在,乃表现人不私其精神为其个人或人类所有,并能超越感觉以观世界之精神之流露。”^②就是说人是通过神而将人的精神外拓,使人的理想与精神普世化。因此,在唐君毅先生看来,人、神更多的是统一而非对立,这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代人神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原始神话中的诸神,往往以发明文物,造福人类为特征,天意、神意是人的意志的理想化的体现。天人合德,共存共生。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的主体性是宗教产生的根源,诚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③西方宗教中神或上帝虽然以威力显现,尤其是犹太教将耶和华视若外在的人格神,人、神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但尽管如此,西方基督教中上帝的仁德、正义,伊斯兰教的平等、独立的思想等等都体现了现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二章《中国文化与宗教之起源》,第2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